

例刊告廣
第一二四十七號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
每刊費洋五角中端全
洋一元八角登照對面
及新聞中端加倍美術及小
廣告面議

報晶
社址上海
電話二一八號

格價報定
每三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元半年一
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
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
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郵
票加一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丸濁白發科
治白濁白帶
此丸專治男女白濁白帶
不論新久一服即愈
每瓶大洋一元
上海英大馬路
司公版製藝技海上

金馬牌香煙
君亦知國貨之
王為何物乎？
表鍊一條
中國南洋兄弟煙
草公司啟

房藥大洲五海上
自來血
樹皮丸
海波藥
此藥自製以來深受社會所推許
有補血生精強壯筋骨之功效
凡男女老幼均可服用
每瓶大洋一元二角

會蓄儲法中
繁華世界
金錢如流水
欲省而
不能今有
妙法每月
在消耗費
中節省一
份錢去投
入儲蓄會
裏將來可
以集成巨
數并且每
月有得獎
的希望中
法儲蓄會
成立最早
會員最多
當眾開獎
最靠得住
中國政府
立案法國
政府註冊
開獎在即
不要錯過

容嬌貌美
散齡化年少
里寄元信精製立製之西偶修拔本國醫
時上外金潔潔能此化密而能於之公
兩海導導能此化密而能於之公
房仙鳴之痛經專經專經專經專經
當備款每苦無試去奇君不愈終之輕
班新由盒形形之用少之有美劇日生
回寄郵洋子化斷神思思勤勤勤勤
件安臨一不學脫效效效效效效效效

師程工國德
君為荷
路四十三號費德考
指導各種工程教授
投標公道如有願學
者希致函本埠下
電話三三九五

脹臃
有妙藥
無憂
如刀定
性命
必休
正威發行所
總發行所
上海英大馬路
電話二一八號

安便上欲
乎穩宜海游
君
大行堂
改社

明發大的荒天破
THE LOVE CREAM
愛克憐
藥聖防預柳花
凡用本藥可防
五淋白濁下疳
橫痃梅毒等症
且無傷身之虞
請試用不信者
請試用不信者
請試用不信者

館相照昌英
遷移元旦開張
本館自遷移以來
承蒙各界光顧
無任感荷
茲為酬謝起見
特將本館所存
各種名貴藥料
一律減價出售
以資推廣
此佈

藥聖咳止
均有奇效
本館自遷移以來
承蒙各界光顧
無任感荷
茲為酬謝起見
特將本館所存
各種名貴藥料
一律減價出售
以資推廣
此佈

片藥補氏安兜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啟
各埠藥房均有代售

(翁丹)

萬海一塵錄

(蠟脛)

漱石山房日記

(二)

(帆春)

林大喜曰：甚善甚善。吾方有萬千骨鯁、橫梗喉中、吐之爲快。君以何時來者？吾無不歡迎也。記者曰：訖然。吾開民國三年，君曾任長沙實業總辦。舞台聲名藉甚。彼時出入長沙、與某某數君、朝夕相見。力邀吾過所寓寫字樓以典理之事。出入甚繁；且彼時方任外交事務、日與某國人作無稽之辯爭。吾固不能來。亦無暇觀也。林晏然而笑曰：雖然遂行。驚人事畢。記者乃偕大雄至神州報社、暢談別緒。而芥塵亦至。相見極懷。迨返至孟淵旅館。已在十二時以後矣。

十二日晨八時即起。風雨既止。曉日破雲而出。斜倚窗上之玻璃。作淡紅色。記者乃呼車而出。以七句鐘之力。掃蕩都市。四時後、逡巡訪林大雄同族姊妹。不值。及知芥塵亦來相訪。留則可。留則不可。晤事休息。即與於大雄同族姊妹。一飲酒之元雅。友人中如楚青方子東與香亭能毅等皆至。惟天笑以赴蘇不來。殊甚悵。酒間林黛玉又至。堅訂過訪之約。記記者乃計以翌日五時七時、偕大雄過其所寓。酒罷後。芥塵約至新舞台觀劇演生新劇。此例以往景况最合適。滬人心理。新舞台亦演二十新戲。而費座不衰。亦可見今日社會人心之趨向矣。

(馬二先生
自北京寄)

說，「現在京中當差事底人員，苦樂不均極了，有的餉了三四個月，領不到新水，有的，雖領了三四個月，而生生活程度太高，住房，吃飯，坐車，已是勉強，還要穿衣，穿衣，並且還要實朋酬應，應酬出份子，如何能數用呢？所以總歸餉到薪水，和領不到薪水的，都是一句話，便是

起來，必定是很快樂的了，其實却未北京官僚底生活，在一般人士想像中，必定是很快樂的了，其實却未有一位在北京當差事底朋友，和我

發不發，簡直是不在意的。」永無舒嘆！照這樣說來，是安分的，永無舒嘆之一日，而一班班旦安，交臂如徒卻唐虞履歷，儼若固有，官場如吏政局豈有清濁之別呢？（一九二〇、三、一九）

般偶有蹉跌，也不妨設法拂勵周轉，祇要架子不倒，依然可以依舊，所以他們對於一二月底薪水

珠簾寨 譯片二則

譚
片
二

「不了」二字！這是諺語，一班窮漢說那國的，便大不相同，新水也是和別的人一樣，一百、八十，或是三百、二百，原不甚多。但是他們却有本事，出入必穿洋衣，住宅、衣、起居，很爲闊綽，常常吃花酒，一食百數十元，常常入賭局，偷竊論千金，爲這班人員，都足當當差事的人，奔走於要人左右，當食客、拉皮條，而以所有收入爲食本，遇有大賭局，便入局運氣好，竟可獲得千萬，迫至資格既老，一

（求孝廉潘主人自北京寄）

近來流行的珠璣麗藻，貴在比老生而唱黑頭腔，凡唱老生者，爲咬字不響，或稱爲不流寶貴此曲，固亦可憐，或稱病爲既唱此曲，而仍觀薄薄珠璣麗藻之老生唱黑頭腔，近世余叔玉閣到之上海有人曰：「三麻子其關公挑袍」，（在橋與是此聲）拱衛下一段，流水板亦是此腔，其末句犯下幾處四字，儼然詠味，我以為他或者可唱珠璣麗藻，然而三麻子老且懶矣。

(帆春)

來者吾無不歡迎也。記者曰：『雖然民國三年，吾曾往長沙賀歲，緣於舊雨新知，談話頗多，故有是言。』

湘所寓之聲名鼎鼎，彼時吾人在長沙，與某某數君，朝夕相見，尤適吾過君所謂『吾以典理之事』，出入甚繁，且彼時方任外交事務，日與某某人作無謂之爭辯，吾固不能來，亦無暇來也；林榮然亦不暇，然遂行。『禁事既畢，記者乃偕大雄至神州報社，暢談別緒，而芥塵亦至，相見極慚，追返至孟陽旅館，已在十一時而後矣。』

十二日晨八時即起，風雨既止，曉日破雲而出，斜斜窗上之玻璃，作淡紅色，記者乃呼車而出，以七角鐘之力，掃場留事，四時而後，還訪芥塵，即與大雄旅社，不值某君，乃知芥塵亦來相訪，留而待之，略事休息，即與於大雄同饌齊處於一江春之元龍，友中如趙青方子東與香亭龍毅等皆至，惟天笑以赴蘇不能，殊甚軋軋。酒間，林靈玉又至，堅訂過訪之約，記芥方謂以翌日五時，偕大雄往，適過滬人心理，新舞台，亦歷約至新舞台觀演新戲劇，此例以有景長，適合滬人心理，新舞台亦歷約至新舞台而費座不衰，亦可見今日社會人心之趨向矣。

寒雲鶴文例

廣惠肇盧小厝伯壽
十八人郵寄每份大洋
門市每份銀元二枚

言每四句一詩加印字
面而蓋紫絲章碑一
長調上元日報月刊及五雜俎詩詞各文
如錄畫紙八折計本報代訂

報月刊及各雜誌、非特約、概不
折計、本報代訂

失却劇情，或失劇中人身分，況爲劇外之嬉笑乎？是不啻將劇譜打斷而示人以虛假也。（此如變戲法者，將包袱中之戲物弄入同一）在民間此輩黃老班中，自有規則，制止絕無此度怪態，而華芳影戲花影班中，皆不免焉。蓋班規不整之故也。此宜改良者又。

劇舞台所發之戲單及廣告，常混劇員與劇目爲一事，如金山仔長城宴樂，金山什字車，蘇州姚沙灘主事，蘇州雜字車，實屬劇中妙劇，亂出世，而其小圖目，乃書至如此雜亂，此宜改良者又一。

前本報載居士林演劇，宴客主人薦仕而優君，加入客串，則由居士林玉與梅，託人前往接洽，當即議定，祇珍珍全本，仕而優君，亦約方澤周梓章理，海上有一孫辦者，乃深

居士林演劇消息

（記者）

幸，昨日屆期，報中並未列有仕而優君劇目，嗣居士林，忽於昨晨，知仕而優君，一反前例，在居士林失信，而辭孫者，則大失所望矣。

（求幸福齋）
（人自北京）

盤子費每次元，此亦無聊之事。橫豈只一塊錢，當場主張，罵者受者，均不好意思，吾亦嘗主張，改用愛鴨，由班中帳房發費，好在妓女與班子，合拆盤費亦係以籌計，如上海老虎庄之水櫃，由客買籌自給，可免夥計一場跑也。

有主張廢盤子錢者，吾殊不敢贊成，在一般廚師，固不待此且尚有鄉金十金不等者，如任在行時之妓，一元盤子，班主得其五、餘五毛則紙煙瓜子，已費不少，偶有一婦人，常攜瓜子入樓，每至六七人之一，大聽大喜烟，不嫌於兩三鐘內吸去大

然試往大先生之前，見彼某總裁某長官，傲風偉，莊一推牌九，高唱一聲牌位，護負自承得勝，押着空房，如飛而一不時衆俱來，其一種歡忻之，殊難描寫，及至某司令某總裁亦，不惜降尊紆貴，代數碼碼，點火，甚至爲捧腹捶背，其奉承歡媚，殆無所不至矣，及其結果，如閣客氣好，有扇無帳，則分其一二紅銀，認錯，終可實賺數百金或數千金者，總算條條係子，此行不虛，有常人論說，出條子者空手回耳，最可笑者，有時分得頭錢，即水

(馬二先生
(自北京寄

我何以知羅素先生會唱大破書呢？
又何以知羅素先生會唱大破書呢？
羅素先生所唱的大破書底高足
第一那位呢？想問有這等話呢？
這爲底題目，定然就要有這等疑問，
諸位休忌且待我慢慢的逐次答來，
大破書中有羅素派，
所以便知羅素派是羅素先生底高，
所以可以斷定她所唱底大破書
傳自羅素先生，所以又可以推知
羅素先生所唱大破書，所以說
大破書中有羅素派，
所以便知羅素派是羅素先生底高，
所以可以斷定她所唱底大破書
傳自羅素先生，所以又可以推知
羅素先生所唱大破書，所以說
大破書中有羅素派，

粵劇旦角

粵劇爲漢調苗苗，至今存有老譜，論其規格，當在皮黃以上，近日常伶輩演出各能自樹一幟，此中三傑，已見於前，第二三傑者，李雪芳林綺梅羅瑞勳也，李似劉喜奎，林似鮮靈芝，凡於四人有研究者，當皆爲確鑿，惟粵劇有須改良者，今試舉之：

(寄生) 稱此世改良者，爲一原則，則代其他諸角，多在原班開代，角位

場上演劇之人，每互相爲劇外之笑，不惟配角爲然，即雪琴荔枝梅蘭台柱者，或往在與場面人，或同配角，嬉笑或說莊而鄙人，或立

先與劇中人說話，在觀法，最感惡人爲劇外行動，即飲茶睡咭小節

如案目在廟
平橫財、卽作
是嫁一筆高貴

時而不得見所謂紅人閨媛之類色不藍非進城應餓子去卽家有上客不出出房門一步有時萬一得見光采亦高不可攀萬不肯與小百姓講話

○諺有言「誰之過」小說因本稗官極多篇幅擁擠不克排入省布諷

認一次美浴、終久還是回上海開子各人自便此真所謂千里作官爲錢爲什麼也（未完）

李潤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五回 姑爺初歸家庭多故 男女交際門戶公開

紫微笑道：「明人不做暗事，我叫你什麼？」老舅爺程佩仙出來見他，你叫什麼？快回去，去告海味，叫他趁早來捉奸。」「鵬文賊不迭的哎呀，忙道：「女士又來取笑我了，那裏會有這樣事？」紫微去罷，老舅爺說道：「你沒有相信，小麗快去請程少爺來和親生廝見。」這句

話說完，不防走裏面，看見宣氏，口里苦，那些嚴竹的話，初也說不出口，只得勸了握手，又勸宣氏叫了少奶奶，宣氏捂着嘴笑道：「向來已吃你睡破了，呵，快去向我

定價 中國日本 全年洋九元
半年洋五元
三月洋三元
附送品報並不另取報資
(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

十年癩頭十日愈

年有半
(十)

你道這紹興婦人爲甚的忽然叫起來，原來他手中所抱的小孩子，纔只歲光漾大，概小兒家零碎食物吃得太多了，不提防攪攘了一大堆爛爛，不但黃花滿地，連那婦人身上以及坐椅之上，都有了。車廂之中，氣益臭，木樺香味，這時紹興婦人真急得哭不出聲來，急忙尋出幾塊灰布來，拭淨衣上及椅子上，一面又不住的罵那小孩子，一面只得哭告茶房，除地板，那時二等車裏，還有許多人人紛紛議論說中國女的不開通，常鬧出些話來，也有人說：『這也有可憐的，一個女人家，抱着兩個孩，這出門自己又是小個伴兒，也就不知趕到上海去尋他的丈夫不是，這約莫鬧了有一點多鐘，方纔平靜，小孩子忽把被母親打了幾下，直約裏哭了幾聲，後來也不要緊了！只叫囀了兩個點鐘也似的眼淚，雖然哭嚷，紹興婦人便向茶房要了一把手巾給小孩子擦臉，茶房道：『瞧不見紹興婦人使向茶房要了，紹興婦人道：『怎麼你們自己不能，現在車上已經沒有這東西好用了，紹興婦人道：『怎麼你們自己不能，幾塊手巾，茶房道：『不能，這個是送茶館，要是到了車上，被洋

已吃他們
最可憐是

道：「在廟文說這樣話，原是拍馬屁的方法。誰知驕子伯向馬路上養畜匠的人提他罵時，不由心頭火起，順手給他一個巴掌，打向他臉上，正着鵬文連說唔兩字，都喊不及，身子一縮，鑽入桌底下躲去。說罷了，那時他瘋狂人底進去，使勁踢了他一脚，他也不顧死活，掀起法圓坐的邪張椅子，就想逃走，巨耐用力太猛，法和椅子一齊弄倒，把個法圓跌得滾在脚下，上左腿袋上，早督都督部的冒起血來，紫微大怒，立刻將手捋了後髮而早拾出鵬文身又扒出來，撿着兩點乾的鴉片煙，叉抓小問題了，分作三腳兩步，趕入後進，委實難有，氣得神身發抖，巴不得立刻跑到班船那裏，和他前來覓仇友，剛走到公館門口，猛然一個騎車，暗想不好不好，密司忒誰是我請教，必要問一問緣故，我苦衷說呢？他一會順便問我的好姐，不知怎生外，跑到張敬飛邊去睡大覺。（早已不曾留心）好在他影沒襲別了桂樓，變得上床，抗拒或高聲呼救，」此時官氏也坐着轎子進來，

喘喘的分作三腳兩步，趕入後進，

（記者）

黃老班中定有規則觀此絕無此種怪舉而華芳影戲花影班中皆不免焉蓋班規不整之故也此宜改良者又

廣舞台所發之戲單及廣告、常混劇員與劇目爲一事、如金山珍花離宴樂 金山伴坐車 蘇州挑鹽產主 蘇州挑推車 其實此劇名聯主出也、而其小圖目、乃詳至如此雜亂失信、而辦孫者則大失所望矣

又

前本報載居士林演劇、寒雲主人萬仕與優君、加入客串、聞由居士玉與梅、託人前往接洽、當即應允、祇恐寒主人仕而優君、亦約寒琴周梓章理核、海上有孫辦者、方保幸、昨日嗣電、報中並未列有仕而君、劇目、嗣悉居士林忽於昨晨、知仕而優君、一反前約、在居士林失信、而辦孫者則大失所望矣

○京華花事譚

(續) (求幸福齋主)
(人自北京寄)

戲子費每夜一元、此亦無聊之事、黃

嚴試一往大先生之門、見彼某